

江花

· 浅草

A18

妈妈的味道

■文/董晔

一向觉得味道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套用政治书上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具有能动作用。”闭上眼睛,即使眼前漆黑一片,我们依然可以凭借嗅觉感受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凭借意识来感知置身周边的环境。与其说触觉来得迅速,倒不如味道来得更感性。

妈妈有种特殊的味道,是任何人都模仿不出来的。就算是千篇一律的洗发水和普普通通的面霜在妈妈身上也会焕发出独特的清香。这缕清香伴着我年年岁岁,再熟悉也不过了。记得小时候,睡觉前如果嗅不到妈妈的味道,我是怎么也不肯罢休的。哪怕外婆的童谣再好听,讲述的故事再精彩,但没有妈妈身上的味道缠绵细密,我依旧无法入眠。因此,童年的印象中,妈妈的味道代表着安心。

我是吃着外婆的蛋炒饭长大的。从小学到初中,都住在外婆家。读高中了,住到离学校近的学区房,妈妈这才无可奈何地接过外婆的围裙。学校规定早上6点45到校,妈妈5点半就起床了,她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空着肚子去上学,但她做的早饭又实在不敢恭维,她炒的蛋炒饭,严格意义上说是饭炒蛋,小半碗米饭配三四个鸡蛋,主角和配角完全颠倒,大面积焦黄的蛋团覆盖着一小簇又烂又软的米饭,比鲁迅先生的芋梗汤还难以下咽。从来不像外婆的炒饭,黄乎乎香喷喷的,饭米粒儿一颗是一颗竖在碗里,鸡蛋和大蒜叶子全是点缀。外婆的手艺到她这里算是彻底失传了。哪怕一碗白粥或是菜泡饭,偶尔煮碗面条或者小馄饨,口味也很是一般。怎么说呢。妈妈对吃喝从不讲究,更不擅厨事,烧煮煎炸不是她的强项,一锅乱炖倒符合她“菜煮熟饭够饱万事简单”的人生哲学。因此家里来客人或是过年过节的当口,妈妈甘当打下手跑龙套,只有在我的早餐上才能展示她的厨艺。好在,妈妈的审美情趣不差,她会合理而均匀地搭

配早饭。比如煮了稀饭她必然为我搭几片切片面包,免得齿间寡淡也好有个嚼头;下面条时必须卧两个荷包蛋,用她的话说,即便一只品相不好还有另一只呢。于是,我也就不好意思挑剔了,人家手艺不好但也是用了心的呀。久而久之,吃妈妈做的早饭,不管是白花花的粥,还是滋滋作响的煎鸡蛋,竟也能尝出一丝丝甜味。当然了,任何含有淀粉的东西在嘴里咀嚼时间长了都会分解成葡萄糖,只是妈妈的早饭中的甜味像是一个小伏笔,或是一场小预谋,深埋在碗底,看似平淡无奇,用心品味方能觉出甜味。大约妈妈的味道代表着回甘,一如花季少女青涩的梦。

网上有一篇博客里说,女人气质归为两大类。一类是花草植物型,二类是茶酒饮料型。然而,妈妈的气质却不属于这两类。可能与长期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有关吧,妈妈这小半生都与书为友。枕边放着的是书,包里塞着的是书,书橱架子上的书满满当当,书桌上一摞一摞的书整整齐齐,浓重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似乎随时提醒着我读书的重要性。那些书本散发出来的墨香浸染在妈妈身上,经年累月的诗书熏陶,让她始终保持内外一致的清雅之气和精神风骨。人的主流气质是自然散发的,妈妈的味道便是浓浓的书卷气,她的书卷气并不等同于书生气,也不是木讷迂腐的书呆子气,而是一种清气一种静气,一种涵养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的气息。正是这种书卷气,让人到中年的妈妈在世俗之中保持独立和本真,点亮她一路前行的方向。

无论是安心甜蜜,抑或浓浓的书卷气,都是妈妈特有的味道。那些味道气流一样萦绕在一起,或轻快明亮或浓重稠密,有时随风飘荡在我的呼吸之间,有时明灭起伏在我的眉目之间,最终它们组合在一起,编织成一张细细密密的网,每一根网线的连接点,都是爱。

倾听

■文/潘雪薇

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倾听,是接受信息的渠道;倾听,是净化心灵的艺术。每个人都在倾听中成长,感受着美好。

倾听,破土的声音。

野地里的种子在风的轻抚下坚强地流浪,寻一方净土扎根成长。待雨露的亲吻和太阳的照耀后,幼小的种子便破土而出,更加坚强地迎着可能来临的更大的挑战。家花会受到主人的恩惠,但野地里的孩子不会。它们是否能承受住风雨的摧残和暴雪的肆虐?我愿相信它们,相信它们在万物的洗礼下依旧挺直胸膛。

倾听,花开的声音。

万事万物都有盛放的时候,一如那些芬芳的花朵。野地里的幼苗啊,你们是否如我所愿,已经成长到能够独当一面?趴在阳台上,看见家花慵懒地舒展着腰肢,

媚态尽现。我仿佛预见你们在阳光的照耀下,身体中的骨骼愈发的强壮厚实,叶子上的茎脉好似缓缓流动的血液,仿佛长久压抑的什么终于要在一夕间全部爆发出来。我知道,你们终将会挺过来,展现自己最倾城的时光。家花的盛绽,是妖娆多姿的,但野花的绽放则不然。它也许是平淡无色的,但必定是英姿飒爽的,是行人淡淡一瞥后的惊鸿,是内心湖泊涌动后的轩然大波。

倾听,凋零的声音。

花开花败,终归故土。家花的凋零化作渺小的尘埃,被时光不留痕迹地抹去。而野地里的你们不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你们的凋零是为了用自己滋润故土。

无论何时,倾听,总有别样的惊喜与震撼。

“不知天命”的老爸

■文/刘杨

前些日子打电话给老爸,闲扯几句之后他说在市里参加考试呢。我一惊,你今年都五十了还考什么啊。老爸说报了个成人大专班,还是他最喜欢的法律专业,正规划着拿到大专文凭再去考律师资格证。几百公里的距离也丝毫阻挡不了电话那头的兴奋。我怔怔地听他说完,挂了电话,一下子想起了很多往事。

老爸是客运公司一名普通员工,记忆中的他总是特别忙碌,每个家家户户欢聚的工假日,他都不曾与我们共同度过。为了每辆运营车辆安全驾驶,为了每位旅客能平安到家,更为了千万人的阖家团圆,他总是默默守在工作岗位上。因工作性质他常常接触交通事故纠纷,第一次代表单位出庭,由于法律知识浅薄而被法官当庭训斥,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学习交通事故处理的相关知识。他的学历并不高,头脑也不算灵活,每天饭后的《今日说法》是他雷打不动必看的节目,有时因事耽搁,还要在网上找来细细研究。为了更好地了解汽车构造,研究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四十多岁的他去考了驾照。整个人晒到脱皮,晚上回家还拿着塑料脸盆模拟方向盘,对着镜子轻轻转动,两脚一抬一踩,嘴里默念着教练说的注意点。那旁若无人痴傻样子,让我和妈都忍不住嘲笑他。后来,他和那批年轻人一起顺利通过了考试。

家里书桌上常年整齐地堆放着一沓沓打印材料,有从形形色色报纸上复印的交通事故案例,有在网上下载的最新交通法规条例,上面

的内容被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划出,行间写满了字迹工整的注解。书柜里被他参与的庭审记录复印件占得满满当当,从第一次出庭到最新一次的审判结果,一份不落。他购买的法律书刊,一摞一摞已经像小山一样,边角被折了又折,范围也从交通事故慢慢囊括到生活常见的各种纠纷。

渐渐地,他代理出庭的案件大多能为当事人争取到合情合理合法的权益,慕名来找他调解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就义务帮忙处理各类纠纷,有时谈到兴起,不到深更半夜不见人影。为此,老妈不时跟我抱怨。说,其他老头哪个不是图清闲,在家休养生息,你爸却一刻也不停歇,乐此不疲。

我大学毕业到镇江工作,大部分时间只能通过电话和老爸联系。他从不对我提什么要求,只是告诉我不要虚度时光,要坚持学习,认真对待生活和工作上的每一件小事。老爸和千千万万的中国父亲一样,不善言辞,平凡普通,不会在我沮丧的时候说些漂亮话来安慰我,却用执著和认真为我树立了无声的榜样。他的行为也像一颗倔强的种子,润物细无声地吹进我的生命里,源源不断地激励着我。我想,世上最难的事也抵不过认真两字。

《论语》写道:五十而知天命。是说,人到了五十岁就知道理想实现之艰难,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心归神定,安身立命。可老爸在经历半个世纪的磨砺后,依然为心之所想、梦之所求而坚持不懈,用他的细致认真,赤诚执著,追求着真正的“天命”。

